

“再现场”编者按

原现场：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威尼斯绿城花园（Giardini）和军械库（Arsenale）展区等，2019年5月11日至11月24日。

“再”现场理由：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以“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为主题，曾一度引发国际学术界的争议。策展人拉尔夫·鲁格夫基于对全球化时代艺术发展的现状，将双年展打造成传达人类情感、反思社会现象的艺术盛会，同时双年展在创作手法、表现形式和展陈方式上有诸多新的亮点。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全球的今天，回顾和梳理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将有助于策展人和艺术家持续聚焦全人类的普遍关切，直面当下的现实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思考这个“有趣的时代”，并探求理想中的美好未来。

当观念成为新的形式

——从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看国际当代艺术的走向

李黎阳

一百多年来，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始终是国际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二战”后，更是成为艺术演变的风向标。每逢展期，全球各地的艺术家、批评家和艺术爱好者便纷纷赶赴水城威尼斯，现场感受“新艺术的震撼”^{〔1〕}。2019年春夏之交，由拉尔夫·鲁格夫（Ralph Rugoff）^{〔2〕}担任总策展人的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如期举行。他援引了英国政治家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一则所谓的中国古代咒语“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作为本届双年展的主题。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这样一句咒语，这是西方语境中的一个虚假的“噱头”，一个所谓的“替代事实”（alternative facts）。^{〔3〕}美国政治家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等人都引用过这句话，尽管它是虚构的，却在重要的公共交流中产生了真正的修辞效果。鲁格夫选择这一传说中的诅咒作为主题，也许是因为他想通过展览告诉人们：在一个可以随时在线上网，并能在极短时间内甄别真伪的时代，艺术家采用特定形式来表情达意，与事实，以及与新闻报道究竟有何不同。

如果我们回到张伯伦引用这句“咒语”的现场，会听到接下来他说：“毫无疑问，诅咒已经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从一场危机转移到了另一场危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干扰和震惊。”^{〔4〕}他想让公众关注的当然不是“有趣”，而恰恰是对令人不安的世界的忧虑。八十多年后，艺术策展人鲁格夫借用了这句话，面对仍然危机四伏的世界，他想做的是：如何用不那么令人沮丧的展览来反映近年来发生的令人沮丧的各类事件。

鲁格夫的策展理念来自他多年的策展经验，他对于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选择标准，是在他对全球化时代艺术发展

状态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确定的。因此，我们从中可以获悉当代艺术的整体现状和基本走向。究竟什么样的当代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据笔者现场所见所感，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聚焦人类的普遍关切

在一个艺术已“过尽千帆”的时代，“艺术还有什么独特和迷人之处？”科林·理查兹（Colin Richards）认为，是艺术“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态的关系”。^{〔5〕}实际上就是要关注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艺术家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关系呢？在接受《艺术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鲁格夫特意提到了自己欣赏的、已于2012年离世的美国艺术家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艺术观，认为他用“消极的喜悦”（negative joy）来形容艺术的社会功能，即艺术既要提供批判性见解，又要提供乐趣。^{〔6〕}比利时国家馆由乔斯·德·格鲁特（Jos de Gruyter）和哈拉德·蒂斯（Harald Thys）双人艺术小组（二人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合作）创作的机动木偶装置《世界残酷秘史》（Mondo Cane，获最佳国家馆特别提名奖）^{〔7〕}便可视作对这种“消极的喜悦”艺术趣味的形象解读。这件作品的名字来自一部由保罗·卡瓦拉（Paolo Cavara）和瓜蒂耶罗·雅科佩蒂（Gualtiero Jacopetti）执导的意大利纪录片，影片于1962年3月30日上映，其内容大多由真实的存档录像带组成。这些录像带显示出人类处于最堕落和最邪恶的状态时，所表现出的怪诞的礼节和残酷野蛮的暴力行为。展馆里共有五个监狱似的封闭空间（门厅两侧各一个，以及主展厅的三个侧室）和中间主展厅的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空间中是身穿传统服饰的人偶，包括工作着的画家、钢琴家、面包师和各类手艺人等，彼此毫无关联地聚集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主展厅的墙上

依次挂着四幅色调淡雅的风景画。在观众看来，这就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而在封闭空间的钢制栅栏门内，则“关押”着戴着墨镜的盲人、独自转动轮椅的残疾人、身着风衣拎着两个皮箱的独行者、跪在地上祈祷的女人、精神病患者和流浪汉等，这些身着现代服装的人偶，都是西方语境中观众熟悉的角色，包括纳粹帮凶和史塔西官员。两种现实、两个世界同时呈现在观众面前，吃语般的配乐和人偶僵硬的循环往复的机械动作，为现场增添了一种诡异的超现实气氛。艺术家在重新唤起人们对濒临灭绝的手工艺的的记忆的同时，也提醒着人们对人性中始终存在的阴暗与邪恶的反思。正如颁奖词中所提到的：“（该展览）以其不留情面的幽默感，提供了探讨欧洲社会关系经常被忽略的另一种视角。”^[8]作者以一种兼具“生活化”和“戏剧化”的荒诞形式，表达了对于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乌托邦世界中模糊而又切实存在的孤独与焦虑的思考。尽管代表的是“国家馆”，但呈现和传达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情感。毫无疑问，当代艺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拥有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能传达出人类普遍关切的作品方能赢得专家和观众的共鸣。

二、直面当下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你的处境和你的问题其实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在双年展现场，印度艺术家希尔帕·古普塔（Shilpa Gupta）分置不同展厅的两件作品《无题》（Untitled，2009年曾参加里昂双年展）和《只因我的语言不合你意》（For, In Your Tongue, I Cannot Fit, 2017—2018，由YARAT当代艺术空间和爱丁堡艺术节委托）都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一个带有暴力色彩的机械装置，在一面墙壁上，安装着一扇由突出的金属框架以及一根根有着夸张尖刺的金属钎制成的大门，以相同的频率自行左右摆动，猛烈地撞击着展出空间的墙壁，发出巨大声响。在门的上面，还嵌入了一小块不规则图形，成为框架中的框架，金属钎从中穿插而过，边棱突出的小框架与整个门的大框架一起制造的一次次碰撞，对那面墙壁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坏，被撞落的灰渣堆积在两侧。这个类似于地图的不规则图形，可能是一块具体的领土，也可能是任何一块“飞地”的象征。艺术家利用拟人化的左冲右突，使之超越了以宗教、性别或民族的名义围绕它的所有边界。古普塔的创作与她的个人身份有关，长期以来的印巴边境冲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引发的社会骚乱，是她作为一个印度人所无法逃避的政治事件。然而，她却从未将自己局限在民族与国家的狭隘概念里，她以“跨国叙事”的方式，带给现场观众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强烈的感官刺激激活了参观者的隐记忆，促使他们去思考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绕不开的主题：有形的边界与无形的边界，以及对于各类边界的消解与跨越。

中国艺术家孙原和彭禹的作品《亲爱的》（Dear, 2015）也是一件带有暴力色彩的自动装置。白色权力宝座上探出一条黑色软鞭，劈头盖脸地抽打在四周形成逼仄隔断的透明钢

玻璃上，爆裂的声响和玻璃上的道道伤痕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力。这件作品的“爆发”是间歇性的，于是，现场总是站着许多静静等待下一次“爆发”的观众。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绕不开“权力”的制约，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无处不在的、以真理的姿态存在的某些特权的鞭挞与控诉。他们的另一件作品《难自禁》（Can't help myself, 2016）是与世界机器人领军企业库卡合作的大型机械装置。在有机玻璃隔成的空间中，一个巨大的黑色机械臂操纵着铲子，不断地以各种姿态翻舞，试图将地面上一滩不断流淌的暗红色粘稠液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无始无终，循环反复。沾满液体的铲子有时会突然伸到观众眼前，让人猝不及防地产生恐惧感。作品以悖论性的方式唤起人们对自由、权利和压制的联想。

三、综合性的创作和多样化的展陈方式

在本届双年展中，鲁格夫最具创意的一个做法是将花园（Giardini）和军械库（Arsenale）两个主题展场馆分成了两个单独的展览。参展的79位艺术家在两个不同的场馆分别展出的是他们不同的作品。事实上，这是一个引起观众注意艺术实践综合性和多样性的方式。当今，许多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不同的媒介、跨越不同的艺术类别进行创作，综合性的创作方式和多样化的展陈方式是当代艺术中极为突出的特点。前文所述的三件不同的作品都具有跨门类、跨学科、跨文化和沉浸式的特点。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取决于实质性的对话，艺术家与作品之间、作品与观众之间、不同公众之间的“对话”，是解决歧义和矛盾的重要方式。

前文所提的古普塔在另一个展厅展出的作品是《只因我的语言不合你意》。这是一件由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的100个麦克风，连同与之相对应的地面上100支金属钎，以及插在钎子上的100张印刷着诗歌片段和诗人被监禁时间的打印纸共同组成的大型装置。古普塔从世界各地精心选择了100位“因言获罪”的诗人，又从他们的作品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诗句。这些被监禁甚至被杀害的诗人，最早可追溯到8世纪，但绝大多数诗歌来自20世纪以后，反映出诗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对民族国家崛起的特殊参与，以及为争取自决权、获得民主和人权而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纸上的诗句比如：“喉是自己的，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厚墙数尺犹千丈，天宇千年似数秋。但愿人生春永在，犍牛俯首奋不休。”这些诗句还被转化为沉浸式的多声道立体声艺术，在光线幽暗的展厅中，每个麦克风依次朗诵或吟唱对应的诗句，先是单人的声音，接着便回响起轻柔的吟唱，最终变成众人窃窃私语般的合诵。孤独而空灵的声音在空间中不断变换，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古普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使这些诗歌能够被听到，从而为那些被迫闭嘴的诗人发声。文本和音频使用的语言都是诗人的母语，包括英语、法语、俄语、汉语、缅甸语、朝鲜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北印度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和阿塞拜疆语等。作品标题的灵感来自14世纪诗人奈西米（Seyid Imadeddin Nesimi）的一首诗。奈西米出生于今天的阿塞拜疆，因其诗歌表达的内容与当时的宗教教

义背道而驰而被处死。这件令人难忘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政治力量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审查制度对人类想象力和行动能力的摧残。同时,作品也告诉人们,真理的声音会因引起不适而被截断,但终将被人们听到并产生共鸣。置身于这个幽暗空间中的每一位观众无不揪心动容。

立陶宛国家馆的行为艺术作品《太阳和海洋(码头)》(Sun & Sea (Marina)),获金狮奖最佳国家馆)以一种剧场表演的形式,与观众进行亲密互动。它融合了戏剧、音乐、文学和行为表演的跨界艺术,是一件典型的“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9]这是由20位歌剧演员和一群随机的志愿者共同演绎的一出具有布莱希特风格的歌剧,由女性艺术团体“奈达艺术殖民地”(Nida Art Colony)的三位艺术家——导演和布景设计师露吉尔·巴丘卡特(Rugile Barzdziukaite)、作曲家丽娜·拉佩莱特(Lina Lapelyte)和词作者瓦伊娃·格兰涅特(Vaiva Grainyte)合作策划。她们将与军械库隔海相望的海军建筑群中的一幢历史建筑内部布置成一个海滩,观众从二楼向下望去,会看到在人造灯光的照射下,“海滨游客”正在沙滩上悠闲惬意地享受着度假时光。但不多时,“海滨游客”开始吟唱,独唱与合唱的歌词在讲述日常生活中琐碎细节的同时,表达出对于环境灾害和物种灭绝的忧虑。有意思的是,这件作品中的观众也被分成了两类,一类站在二楼看“风景”,另一类浸没在“风景”之中。后者成为二楼观众眼里的演员和真正演员身边的观众,他们共同形成一个戏剧与现实、艺术与生活混为一体的现场。

四、科技与艺术的相融共生

当代艺术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科技与艺术的相融共生。在全球化时代,科技在艺术中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代艺术家通过融合的艺术观念与综合性高科技创作手段,传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科学技术为艺术开辟了新的疆域,为观众带来超验的感受。简陋粗糙的材料已无法支撑他们缜密而深邃的思想,于是,以精致甚至精密的材料作为媒介的艺术创作卓然成风。例如,综合声光电甚至最新3D全息投影技术的各类“创新”,使作品呈现出类似于科学创造式的成果,带给观众目眩神迷的视听感受。这类作品往往不能仅靠个人的力量完成,而需要组建一支集各个专业的科学家和各类技术人员为一体的团队,这也是目前许多作品(包括大型综合性装置和大型行为表演)所呈现出的一种明显特征。本届双年展展出的英国艺术家埃德·阿特金斯(Ed Atkins)带声音的高清视频《好人》(Good Man, 2017年),以及生活在德国柏林的法国艺术家塞普林·盖拉德(Cyprien Gaillard)运用旋转的全息LED显示技术制作的《炉边的天使》(第四版, 2019年)便属于这类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惊艳之作。前者是利用计算机生成技术制作的逼真影像作品,视频中泪流满面的男性人物是由艺术家捕捉他本人的声音和身体动作,并赋予其动画效果创作出的“替代品”。这个情绪崩溃的假人,似乎是在痛苦的数字化情境中考验无法解决的心理危机绝望时共情体验的极限,尽管我们不知道他痛苦

和流泪的原因,但我们会被这种莫名的绝望所感染。阿特金斯的这种“人造现实主义”^[10]艺术创作让人触目惊心,他将幻想化为现实,表达了自己内心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凄凉感觉,超越了任何现实主义作品给人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后一件作品是以德国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于1937年创作的绘画《炉边的天使》(L'Ange du foyer, 预示着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造成的破坏)中怪诞的天使生物为模型,显示在一个LED风扇上的图像。在一种永恒的动态循环中,运用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喻义,对欧洲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省。作者盖拉德曾谈道:“艺术应该强调万物的脆弱性和相互联系。”^[11]他的艺术实践结合了破坏与重构、更新与退化,是一种衰变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同时也是对当下国际环境的一种凝视和警告。

五、绘画不死——走向重混现实主义

在这届双年展主题馆中有许多绘画作品参展,这也体现出与往届不同的策展理念。《艺术新闻》记者借用鲁格夫曾说过的“绘画就像是僵尸,不断从报道的死亡中恢复过来”,提问为何绘画与本次展览的关系如此重要时,鲁格夫回答道:“我认为当您获得一种似乎已经过时并成为慢速技术的媒介时,这很有趣。在制作图像方面,绘画一直是比摄影技术或数字技术慢得多的一种处理信息的方式——暂时将雕塑排除在外。而且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绘画已成为艺术家反思世界上图像流量状态的地方,无论是在网上还是通过电视上的新闻图像或者是在好莱坞。即使艺术家正在制作自画像,他也会受到其他媒体的影响。而且我认为他们也在评论当今图像被如此大量地介导并最终在各种不同平台上传播的方式,因此,我们不再与图像具有单纯的奇特关系。对于诸如绘画之类的独特对象来说,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通过其状态与该现象相距足够远,因此,您可以通过必要的距离查看该现实。”^[12]的确,从主题展中展出的尼日利亚裔美国艺术家妮基德卡·阿库尼丽·克罗斯比(Njideka Akunyili Crosby)、生活在美国纽约的法国画家妮可·艾森曼(Nicole Eisenman)、生活在美国洛杉矶的乌拉圭画家吉尔·穆利迪(Jill Mulleady)以及在英国伦敦与肯尼亚内罗毕之间生活和工作的肯尼亚艺术家迈克尔·阿米蒂奇(Michael Armitage)等艺术家充斥着日常生活片段和幻想的具象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外部世界影响的图像,以及看似彼此关联,实则各自孤立的图像关系。它们是绘画,却又不仅仅是绘画。以克罗斯比为例,她的绘画中的“图像”元素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而来,包括在尼日利亚和美国两地拍摄的照片,以及从报纸、生活杂志或互联网获得的图片等。她通过拼贴、转印手法,结合丙烯、木炭、蜡笔和彩色铅笔等综合媒介,创造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纹理图案,这些以多种媒介混合成的画面,形成一种带有个人标识性的叙事方式。“隐匿”于画面背景、植物和人物身体及衣服上的各类细节,几乎囊括了当今世界的所有信息。因此,克罗斯比的绘画看似日常私密,事实上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种族关系、宗教信仰、国家

认同和文化融合等等。旧世界和新大陆交织在一起,看似温和平静,实则充满了挑衅意味,她将各种各样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用西方肖像画和静物画的形式讲述了一系列纷纭复杂的国际化的故事。这种运用多种媒介创造出的多重混合的现实主义风格,代表了当代绘画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六、对艺术本体的新探索

主题展中一些专注于形式本体探索的作品也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埃塞俄比亚画家朱莉·梅赫雷图(Julie Mehretu)的“新抽象主义”绘画、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奥地利艺术家乌尔里克·穆勒(Ulrike Müller)的几何有机抽象绘画,生于瑞士的美国艺术家卡罗尔·波夫(Carol Bove)的彩色抽象“拼贴雕塑”(有的作品还在局部嵌入了小显示屏),以及美国艺术家艾芙瑞·辛格(Avery Singer)分置两处展出的不同风格的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实验等,媒介不同、风格不一,但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对艺术本体进行的持续研究。抽象这一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对事物非本质因素的舍弃与对本质因素的抽取,具体到绘画上,则是指那些背离了对客观物象的模仿、抛弃了具体形象的绘画。抽象绘画的典型特征就是无主题、非叙事,追求形式语言的纯粹性。以梅赫雷图为例,他的抽象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以图表的形式将具体物象加入画面,而且将后工业时代喧嚣的氛围以一种充满速度感的“笔法”呈现出来,漂浮、放射、炫动和运转的色块和线条刺破背景中精确的建筑与街景,从而在二维平面上建构起复杂的多维空间。画面中有时多达四五层的层层叠加,构建起一个网络化的超现实世界。在她的新抽象画中,理性经营与激情挥洒重叠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新的叙事关系。

从上述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当下泛滥图像慎重接受和利用的态度,以及对艺术史的了然于心。他们执着于一种鲁格夫所说的“似乎已经过时并成为慢速技术的媒介”,不在乎是否被边缘化,并已在当代艺术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本身就证明了对艺术本体进行新的探索的价值与意义。

结语

鲁格夫当初选用“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这个“咒语”作为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的时候,曾一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争议,因为当时的世界尽管并不太平,但一切仍在正常运转。而就在此届双年展于2019年11月闭幕后不久,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肆虐全球,整个世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这个可怕的“诅咒”竟然变成了预言。今天,当笔者回顾这个展览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浑然一体、难以分割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此次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格(Marc Augé)提出了“当代世界人类学”的概念,他指出:“世界的多样性在每时每刻都在重新构成:这是当今的悖论。”他甚至说“每个社会由几个世界组成”。^[13]从前文谈到的那些择地而居的艺术家

国际化的生存方式,便可以看出当今世界这种多元混杂的特性。不同文化的碰撞激发出新的活力,有利于人类的共同成长。艺术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成为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融合的渠道,从而影响人类的生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指出: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既指世界的压缩,也指整个世界的增强。”^[14]近观当下,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并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但这个世界需要的永远不会是各自封闭,而是彼此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也是朝着开放、包容和融合的方向前行。

从本届双年展也可以看出,纯艺术的象牙塔早已坍塌。尽管探寻艺术本体的形式主义艺术仍然存在,并确有其价值,但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装置、影像和行为等原本属于观念主义范畴的艺术手段完全充当了国际当代艺坛的主角,但此时的观念主义艺术早已不是艺术本体的反叛者,而是被赋予传统艺术的功能,变成了揭示现实的新形式。反艺术变成了新的艺术,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体现。

社会冲突、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宗教矛盾等,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为艺术提供了不尽的话题,但艺术不是政治,也不是科学,它不靠说教,无需以理服人,而是以情动人。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可以直抵人心的才是好的艺术。前路漫漫,艺术将一如既往地带着人类生命的意志,不断挑战现有的思维习惯,并运用多种方式,永不疲倦地探求理想中的美好未来。□

注释:

[1] 此处借用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为英国BBC制作的电视系列短片的片名The Shock of the new,他后来出版了同名书籍,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2] Ralph Rugoff, 1957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布朗大学,自2006年起任英国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馆长。

[3] <https://www.labiennale.org/en/art/2019/introduction-ralph-rugoff>.

[4] 同[3]。

[5] Colin Richards, "The wounds of discovery", in A. Pinto Ribeiro, ed. The state of the world, Lisbon: Gulbenkian Foundation, 2006, p.18.

[6] <https://www.theartnewspaper.com/podcast/ralph-rugoff-on-his-venice-biennale-concept-plus-bernar-venet-and-berlin-gallery-weekend>.

[7] Mondo Cane, 也有人译为《世界残酷奇谭》。

[8] 《2019威双金狮奖揭晓,阿瑟·贾法获最佳艺术家,国家馆最佳由立陶宛摘得》,微信公众平台“艺术新闻中文版”,2019年5月11日。

[9] Gesamtkunstwerk,源自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在歌剧改革中提倡将故事情节、音乐、舞台场景糅合在一起的总体艺术观。

[10] 58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Biennale Arte 2019, Exhibition, p. 208.

[11] 同[10], p. 247.

[12] 同[6]。

[13] Marc Augé, An Anthropology for Contemporaneous World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9ff.

[14]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8.

李黎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